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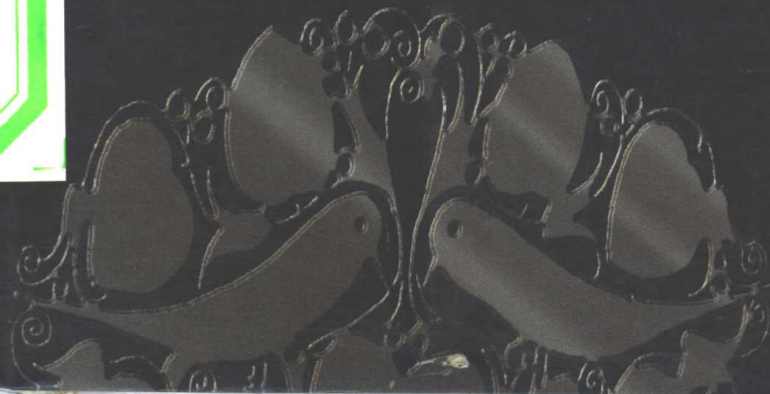
世界著名哲学家小传丛书

Shijie  
Zhuming  
Zhexuejia  
Xiaozhuan  
CongShu

Fontana Modern Masters  
LACAN Malcolm Bowie

拉 康

玛尔考姆·波微 著  
牛宏宝 陈喜贵 译  
昆仑出版社



世界知识出版社  
WORLD AFFAIRS PRESS  
北京 100005

Shāijie  
Zhūnmíng  
Zhèxióngjiā  
Xuānzhuān  
Cóngshū

世界知识出版社  
WORLD AFFAIRS PRESS

知

康

世界知识出版社

世界著名哲学家小传丛书

# 拉 康

玛尔考姆·波微 著  
牛宏宝 陈喜贵 译

昆仑出版社

图字：军—1998—045号

原文书名：Lacan

原文作者名：Malcolm Bowie

Lacan：Fontana Modern Masters

Copyright ©1991 by Malcolm Bowi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1999 by kunlun Publishing House

(Kunlun Chu Ban Sh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Ltd. , UK

Thr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拉康/ (英) 波微著; 牛宏宝、陈喜贵译. -北京: 昆仑出版社, 1999. 3

(世界著名哲学家小传丛书)

ISBN 7-80040-393-9

I. 拉… II. ①波… ②牛… 陈… III. 拉康-记 IV. B561. 59

昆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电话: 62183683

北京朝阳区仰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9年3月第1版 199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5

字数: 160千字 印数: 1—5000

定价: 10.80元 (膜)

## 目 录

第 一 章	弗洛伊德与拉康	(1)
第 二 章	虚构的“我”	(19)
第 三 章	语言和无意识	(49)
第 四 章	符号作用、想象作用、 真实和真理	(98)
第 五 章	阳具的意义	(136)
第 六 章	没有终结的理论	(177)
结 语		(219)
拉康年表		(226)

## 第一章

# 弗洛伊德与拉康

“这点很清楚，因为欲望是被相互连贯起来的，而它本身是不可相互连贯的。”<sup>①</sup> 拉康是一位关于人类激情的理论家，人类的激情却对“理论”的语言抱有持久的敌意。欲望是精神分析的主题，但是当分析家就欲望进行写作时，总有一些东西遗失在外。一种阴影落在他的字

---

<sup>①</sup> 本书中的引文所标示的页码，参照的是《著作集》（塞尔，1966年）。只要可能，引文的译文采用阿伦·谢里丹的《拉康著作选》（Tavistock Publication/Norton, 1977年版）；在偶尔的情况下，我也改变一下谢里丹那大多数情况下都很卓越的译文。引文时，给出的是两个页码，第一个是法文版的，第二个是英文版的。如果出现的一个页码，那是没有收入《著作集》和《选集》中的论文的页码，而译文是我自己译的。

里行间而不肯离去。无论拉康怎么努力尝试着“把欲望连贯表达出来——也就是说构造一种关于欲望的理论——欲望总要从他的句子、图表或者方程式中溢出”。但是拉康坚持说，理论不应该对逃避它们的事物保持缄默。

下面我要对拉康的理论勾勒出一个轮廓，同时清理出他与保守的理论写作之间的有为之争的争吵。为了在一本有限的小册子中完成这双重的任务，我就得列出一系列重要的讨论主题。这样一来，有些东西就要排斥在讨论之外，也就是要删除一些东西。这种被删除的东西中有一方面令我特别伤感，这就是对“拉康传奇”的删除。拉康与弗洛伊德的关系在下面的篇章中将被突出，但是他与公众的关系，他与精神分析职业协会的关系则很少在总体上去加以勾勒。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因为拉康是一个有许多故事流传的作家，而这些故事能为一个“发达的”电子文化中流言蜚语和传说所应有的力量提供案例研究的基础。在我进入主要的讨论议题之前，无论怎样我要对这种传说的大致面貌说几句话，虽然这些传说并不有助于他的理论内容，却至少有助于作为一个有用的提示。对弗洛伊德教义的诽谤，在本世纪的早些时候弗洛伊德本人就作过总结，现在仍然可以发现这种诽谤。这诽谤可以从如下的语句中看出：“弗洛伊德怎么能，他怎么敢这样来看待（关于人类心灵的结构，关于性，关于家庭生活）？”对拉康的责难则常表现为这样的诘难形式：“他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或者“像他那样写作，他到底指的是什么？”弗洛伊德的诽谤者认为弗氏虽然是错误的，却是可理解的，拉康的诽谤者则常认为拉康是不可理解的，因此他比错误的更坏——是危险的和邪恶的。

拉康的大多数著作,首先在阅读上有概念方面的困难,这困难在后来的阅读中依然存在,甚至于对那些阅读过很多现代想象性文学的复杂多义文本的有修养的读者来说,情况也是如此。拉康写作方面的这种不好的声誉,主要来自于一种大胆反抗的自鸣得意的腔调。现在让我们介绍一篇拉康有讲演风格的较易懂的文章:《自弗洛伊德以来无意识或理性中字符的代理作用》(1957)。在这篇文章中他警告他的读者对什么不该抱有期望:

“写作确实是由文本的一种流行来区别的,在此意义上,话语的这一事实将在这里假定——需要一种制造紧张的可能性,给读者留下的是无其他路可走(出口),而不是留下确定的路(入口),因此,我倾向于艰涩。但在流行的意义上,这将是写作。”

艰涩的写作似乎是一种从无意识结构解放出来的“出口”和一个通向在精神分析传统范围内被排除在外的相同结构的被限定的“入口”。许多其他的精神分析者当然也有不清晰的写作,还有少数——如D·W·威利柯特,或W·R·拜因——当精神分析的平庸的国际风格似乎不能把握他们的洞察力和反省的时候,他们偶尔也求助于冒险的诗意词藻。但是,拉康在对晦涩持一种持续的肯定态度方面,是非常独特的,他甚至建议那些进行无意识心灵研究的学者,当他们要成为写作者时,就有义务变得艰涩,在这方面,他也是独特的。

拉康写作的一个要素就是在两个方面有显著的欠缺,一是他对他作为一名不屈不挠的和好斗的巴洛克文体家的个性的显示方面,一是他的写作的浓密的语词文本导致的那种愤



世嫉俗的语气方面。这是他值得记忆的简明特征。拉康可能抱有这样的看法，他认定无意识的写作除了歧义和繁复之外，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但是那种强迫来执行这种写作教条的人常常打破这种教条的规则：

无意识如同一种语言一样是被结构起来的。

无意识是关于他者的话语。

一封信总会到达它的目的地。

快适的最大的败坏是智力的快适。

并不存在像性关系这样的东西。

以上的句子已经被用作拉康著作的公共标语和拉康学派入门的开门咒，并且是不可违背的规则。自然，在拉康有意为之并作为自明的整体的语境中，无论是说还是读这些规则，这些规则都充满了意义。但一旦使他们脱离这种语境，它们就只保持某种特殊的功效：它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和可迁移的精神分析理论的偶然一瞥。当一种主体间交流的羽毛丰满的逻辑成为可能时，它们在受过教育的人类社会中直接地流传就是一种反复的练习。当精神分析达到这样的状态时，在精神分析理论的操作中，将既不需要精确的或者晦涩的文学风格——甚至于不要任何风格。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它将会变成“一种公正无私的工具，就像微积分那样。”<sup>①</sup>

---

<sup>①</sup> 我所引的弗洛伊德的文字用的是《标准版全集》（由詹姆斯·斯特拉奇主编的从德文翻译过来，24卷，Hosarch press and Institute of Psycho Analysis, 1954—1975年）。参照的卷次和页码在我的引文中标出。

对这种想往中的范例式的公理结构的探讨，在拉康的著作中得到了继续，虽然是用半对话式的方式粗线条地进行，但也进行得更为规范和正式。拉康对于构建模式的设想是从数学和符号逻辑那儿借用来的，只是这种借用使他像是业余爱好者似的。也就是说，一个明智地越过学科范围的人总被认为会掩饰他那可疑的知识背景。但对我来说，这种想当然的判断会误解拉康理论的构想的整体意境。因为，一方面，拉康梦想着在泛滥的语义多重性的语言中只有一种可能的心理学，另一方面，梦想着惟一的心理学，即在渴望着简明性和自明性的一种语言中惟一正确的心理学。

弗洛伊德和拉康的写作和出版生涯在二十年代后相互交叉了十二年，并在1938年达到了最为集中的地步。这年弗洛伊德写出了他的最后一部书：《精神分析大纲》，这本书既是他理论著述的尾声，又是他直到晚年仍然坚持的观点的一个教义重述。同一年，拉康也出版了一篇很长的百科全书式论文《家庭》（现在出版的题目为《个人形成中的家庭情结》）<sup>①</sup>，此文不仅重述了经典弗洛伊德式的基础精神分析教义的一些方面，而且提出了拉康后来数十年热心研究的主题的一个精心设计的初步大纲。弗洛伊德在谢幕，而拉康则刚刚走向前台。虽然各自的处境不同，但他们都对家庭给予了共同的重视：家庭作为权力领地、竞技场和实验室，是人的心灵结构的铸造地，他们都不同意那种最平庸的流行看法。

---

<sup>①</sup> 《家庭情结和个体的形成》，见《精神分析的功能和心理学论集》，Navarin, 1984。这部著作也有英译。拉康的论文最初刊登在《法兰西百科全书》，1938年，第8卷。

弗洛伊德的著述中一直萦绕着生物学的气氛。生物学对他是如此重要，并不简单因为生物学会促使研究心灵构造的学者认识到心灵的这种“构造”与有机世界的关系不是偶然的，而是更为丰富，而且，对于那些在科学范围内来探索精神状态、行为和性情的人来说，生物学也能提供一种严格的规范和一种具有说服力的科学理性模式。而精神分析要从生物学科学独立出来，它就不得不形成它自己的理论和临床的规则。但是不该忘记，一种研究人性的有效的综合科学在实际的运作中总是与生物学的原则纠缠在一起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从拉康著作的第一段，就能听到一种强烈地反生物科学的声音。对于精神科学家来说，生物学不仅提供的是不可靠的模式，而且还导致他误解他所探究的对象。如果他的意向应该是探究人类心灵中最独特的人性，那么他当考虑文化的而不是“自然的”决定性力量，他当思考情结而不是本能<sup>①</sup>，是结构而不是欲念，在他的最亲近的同行中，应有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而不是生物学家。

在这篇长文中，拉康所考虑的“家庭情结”首要的是“断奶情结”，在拉康对成长中的人类个体的考虑中，这种“断奶情结”被赋予一种类似世俗优先性一样的逻辑优先性。“断奶在人类心灵中留下了一种永恒的生物关系断裂的痕迹，

---

<sup>①</sup> 关于作为精神分析术语的“本能”和“情结”的一个简明的比较研究，出现在《超越现实原则》中（1936），见《著作集》，第88—89页。拉普兰奇和庞塔利斯给“情结”下的定义是：情结是一种具有巨大感染力的被组织起来的观念和记忆，这种感染力部分地或整体地是无意识的。情结是在童年历史中个人间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它们可以为心灵的所有层次提供结构服务：情绪、态度和适应性的行为。（《精神分析的语言》（72页）。

这种生活的危机在一种心灵的危机中被加倍地体验到了——首要且无可置疑的是，孩子对这一危机的解决之道有着一种悖谬的结构”（《家庭情结》）。对弗洛伊德而言，这种在母子间建立创造性关系的断奶同样极为重要：“无论如何，在母亲怀里喂奶过长，与哺乳过短过少就和断奶一样，都会在孩子的心灵中留下创伤”。断奶给孩子的全部情感一种后撤，一种无助的回溯的趋势。但拉康使断奶变得非常戏剧化，对断奶的接受或者拒绝都给予初生的人类心灵一个向前瞻望的片段，并把它抛置于一种没有停息的内在矛盾之中。从生物学的氛围过渡到精神的氛围，标志着个体生活的一个决定性的决裂。只有在梦幻中才有返回之可能。拉康为讨论分离出来的随后的情结——“进攻”情结<sup>①</sup>和俄底浦斯情结——则只能使这种危机的情境变得更坏。这些情结阻断了他（孩子）返回到他被呵护的失去的世界的个体归路，而把他掷于一种精神的场所，在这里没完没了的双重矛盾和冲突的情感使他们自己精疲力尽。

拉康也和弗洛伊德一样明确地承认，回归的渴望和幻念的返回伊甸园并不能简单地从人类的心灵中连根拔掉，但是他认为，精神分析者的职业才能够抵抗这种幻念的诡谲的诱惑。对心灵的生物学的解释其实就是这种幻念的产物：它们假设了恢复和追寻那原初的统一是可能的和可望的。拉康这篇早期著作中的这种强烈的“文化学家”的抗辩，在他后

---

<sup>①</sup> “进攻情结代表着最初的主体所拥有的经验，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出现于这样的时刻，即他发现一个或几个人与他共享着家庭关系——换句话说，当他发现他有兄弟姐妹的时候。”（《家庭情结和个体的形成》，26—35页）。

期的整个生涯中变得更加浓烈和具体。因为，不仅人类心灵的理论学者应该与他们解释的婴儿行为断奶，而且要采取有意的预防以免重又陷入依赖性之中。

一种反抗屈从于弗洛伊德观念的完整模式在《家庭情结》中已经显露。弗洛伊德观念是对的，但并不完全对，或者是并没有行进在正确的途径上。拉康的论辩考虑了弗洛伊德观念，但同时又反对他。特别是，当我们注意到拉康在这个阶段对文化因素的思考还没有把握的时候，他的写作中却有这样一种自信的精神，这使我们大为惊讶。这篇文章中出现的两个次要观念——“语言”和“无意识”——在拉康以后的年代里，这成为他思考的本质方面，并为他在人类行为和言说的领域里讨论文化议题，提供了稳固的停泊点。但在1938年，拉康的“文化”、他的“人类秩序”，是对“无限变量”的感悟，却欠缺对这些变量进行观察的完全独特的媒介。语言和无意识最终提供了这种媒介，并在拉康后来的持续研究的相关方面使这两个因素相互作用起来。确实，在他后来所确定的模式中，无意识，以及与无意识有相同结构的语言，就是人类秩序——整体性的东西。

在《家庭情结》中，拉康依然是以弗洛伊德马首是瞻的信徒，又是一个心灵独立的思想者，这个独立的思想者在他能够支持他的论点之前，就进行大量的引伸发挥。但他对弗洛伊德的忠实是热切的，他所追寻的源泉就是一种被启悟的和献身的读者，即这样一种人，他能从一个人内在的文本中进行富有成果的思想。在下面的章节中，我将梳理出首先出现在拉康写作中的精神分析议题的一个粗略的序列。在讨论的每一阶段，我将参照那些拉康从中获得其思想线索的弗洛

伊德的文本，并勾勒出与弗洛伊德构成持续对话的一些确定的方面，这些确定的方面会展示出拉康理论陈述的最具特性和固执己见的面貌。我坚持这样做的原因是实用方面的：那些对弗洛伊德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的读者，会在拉康的著作中发现许许多多不可理解的东西。但在我着手对这种单一的复杂关系进行细节的梳理之前，我应该确定几个一般的导引式的东西。因为拉康思想历程的全过程的每个阶段，都把弗洛伊德的文本带入了该阶段的中心，这两位作者之间确定的一致点和差异点都值得充分地得到优先关注。

我从分析弗洛伊德一篇不太知名的文章，来开始这个简明的概论。这篇文章的题目是《论短暂》（《On Transience》）。这篇文章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并收在纪念歌德的一个论文集中，弗洛伊德的这篇文章包含一个小插曲和一个理论性推断的片断。其中的小插曲说的是，一战前弗洛伊德与一个朋友和一个年轻诗人在乡间散步，他发现年轻诗人不能与他分享美景给他的欣喜。“诗人被这样一种思想所困扰：这美注定会消逝……所有他所爱的和对他值得爱的，对年轻诗人则由于命中注定会转瞬即逝而变得暗淡。”对瞬时即逝的自然之壮观存在着两种不满的反应，弗洛伊德解释说：像他的这位年轻的朋友那样变得消沉，或者劝说自己相信，在某种朦胧的直觉选择的维度上，它是永恒不朽的。当然还有第二种反应。弗洛伊德建议：美的对象的易逝，并不减弱而是增强了它的美丽：“一朵只开放一个晚上的花朵对我们来说并没有因此而不可爱。”那些被植物的绚丽弄得很消沉的人，是在预想着植物的死并幼稚地把它们投入到悲痛的状态中。弗洛伊德附加到这个故事之上的理论片断，是根据他的文章《悲痛

和忧郁症》而提出来的。这篇文章他当时已经完成，但他两年后才予以出版。在这篇文章中他说，当一个被欲望的人或对象死了或者消逝了，那系着于这对象上的力比多就会重返自我。但由于这篇文章所更进一步提出来作解释的原由，这种重返自我的过程是异常痛苦的。自我反抗这种力比多回归之流，并无助地试图保有它先前所固着的对象。

弗洛伊德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具有清晰性、完整性和结构上的整体性之特征，这些特征正是弗洛伊德在那对象的消亡之前的瞬间就认定是那对象所具备的。对这一点，拉康并没有作出反应。《论短暂》一文中包含着一种关于普遍的剧变的观点，对此，弗洛伊德也像他所非常称道的列奥纳多一样，曾经一度沉迷于对这种短暂性的思考。但在他在想象中来更进一步表现那最坏的事情，来表现那岁月的终结之前，世界上的对象在推想中是稳定的和可信的。对弗洛伊德来说，也同样对列奥纳多来说，个体的花季可以描述为它的可区分的不同阶段，也可以用它的凝聚的力来加以描绘，无论用哪种方法描绘，它都带有不可预言的即将消亡的特征。也就是说，它以一种均衡状态中的完整和自足来对抗着消亡的灾难，对弗洛伊德而言，那构成精神分析之主题的精神对象作为解释的工具越是重要，它们就越是像来自于物理世界的简单而整一的事物。理论本身，就它们寻求精神过程的原因结构而言，被认为应该以物体对象的方式来占有那可区分的不同阶段和凝聚的力量：也就是说，理论被认为是短暂的约定，并没有力量来对抗自然的灾难性毁灭。但它们在简短的片刻，它们是聚合为一体的，并发挥着作用，它们在这一片刻，是无时间限度的壮观的固着之物。仅就理论代表一种稳定的超个体的

原因而言，它们在精神分析的实践中是有用的，因为在理论的光照下，个体的激情、内驱力和欲望才能够被理解。

拉康的理论风格可以看作是一种尝试，在这种尝试中，拉康试图把精神分析对人类心灵的思考的瞬间即逝性诉诸笔端。对拉康来说，昙花一现的事物在其中获致爱怜的感性世界，是幻想的世界，它属于想象的领域，<sup>①</sup>在这个领域，人类试图通过认同于所选择的世界的片断，通过寻找一种在虚幻的事物中折射出来的关于自我的想象的整体性来为自己（他或她）提供安慰。拉康认为，在梦想一种未来的剧变方面，在追怀物质对象或者关于即将到来的解体的心理学理论方面，并不存在立足点，因为欲望与其对象的灾难性疏离已经发生。而这正是人类认同于语言和文化在不知不觉中所付出的代价。人类心灵的所有成长都被烙上了死亡的印记：衰退、败落、不完美、崩溃、流逝和死亡都是人类自身注定的命运。一种希望可以被满足；欲望却不能：它是不可满足的，而且欲望的对象永远是变动不居的。当拉康在说这一切时，他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为人文科学申诉：直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人文科学的想法是多么的错误，多么地处于混乱之中；在关于我们的整体性的谈论、关于我们的自我的谈论、关于我们的整体性的谈论等多变的方面，我们真是需要好好上一课。人类欲望的壮观景象又是怎样地必然消亡呀……

当我们从精神分析的形式而上方面转到它概念内容方面时，在弗洛伊德和拉康之间进行的比较就不再那么直接了当了。新的弗洛伊德研究者总是把弗洛伊德这位精神分析的创

<sup>①</sup> 对这个概念的充分表述，请看下文。



始者描述为这样一种理论家，即在其写作中，他那个时代的知识界的矛盾得到了戏剧性的表现。弗洛伊德既是人类心灵之生理——能量模式的创造者，同时又是人类话语的一个初学者。弗洛伊德试图把人类心灵描画为压抑和反抗的无言的相互作用，并由此来理解每个病人言说中隐蔽的意义。在力学和语义学之间的一个不确定的中间地带，精神分析开始寻找它自己的发言权。甚至当弗洛伊德简单地研究话语时，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在两个方向上游移摇摆：他既是伟大的维多利亚时代风格的一位比较语言学家又是一个最初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而当他试图把他的新原则置于更为宽泛的人文科学领域时，一种更为不确定的方面暴露了出来。一方面，精神分析必须在广泛的程度上关注自由艺术，因为不这样做，它就不能够获得一个个体病人言谈中的文化上的共鸣，从而将失去治疗的许多机会。另一方面，无意识的知识使得精神分析成了一种阐释性的艺术，并且为了保持这一点，它的理论和实践程序必须得到维护。精神分析治疗所不可能达到的把听与说综合起来（的方式），对弗洛伊德来说，就只是单纯而简单的“文化研究”。

考虑一下拉康在一条简明的初始道路上所迈出的步伐，人们就可以下这样的断语：在关于精神分析的主题和关于精神分析在诸相邻知识范围中的位置这两个方面，拉康的看法比弗洛伊德更为确实。对拉康来说，精神分析是通过对人类言谈的理解来关心它自己的所有问题，并且语言学、修辞学和诗学是它的不可或缺的联盟。弗洛伊德游离徘徊于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但拉康却不。拉康不喜欢“人文科学”这